

紅花草

林鍾隆

想不出還有什麼季節的花，比春天的紅花草更溫柔更害羞的了。

當車子經過一大片淺粉淡紅的紅花草田時，我還以為，春天，這個繫著蝴蝶結的小姑娘，跑到花田裡來玩了昵！

「這是野生的紅花草，」生長在鄉下的堂妹，用很平常的語調告訴我：「還沒有開花的時候，嫩葉可以當做蔬菜，炒炒很好吃；等花開過後，就成為土壤豐盛的大餐，用來肥田再好不過了。」

可是，在我眼中的紅花草並不只是「有用的」。她們像春天裡的地氈，大大方方的鋪開著，讓所有的生命都快活地躺在上面翻過來倒過去，跳著叫著鬧著，擁抱著輕撫著歡笑著。

當春風經過的時候，她們的臉蛋兒被親吻得更紅了，紅的連身邊的小草都忍不住踮起腳跟來瞧個夠：「哎！多害羞的姊妹多美呀。」

當春雨下著的時候，她們的眼睛裡飽含著一粒粒渾圓的珍珠，輕輕那麼一眨，亮晶晶的珍珠串成了項鍊。紅花草兒高興的手拉著手說：「有誰比我們更像小公主哇？」

當天空響起一陣春雨，哎，驚得所有的紅花草都努起小紅嘴叫啦，可是她們的叫聲比鈴鐺還好聽呢！有一隻麻雀撲撲撲地飛來了，有兩隻黃蝴蝶撲撲撲地飛來了，有三隻紅蜻蜓撲撲撲撲地飛來了，不一會兒，所有的小麻雀、紅蜻蜓、黃蝴蝶都來了。紅花草安靜了，春雷不打了，只有飄過紅花草田的兩朵白雲，差點兒陶醉得掉了下來。

紅花草真的這麼美嗎？

小堂妹心動了，一口氣跑向紅花草田，埋進了她們的懷抱。

難道不是嗎？我對準鏡頭，紅花草兒這時全都綻出了最迷人的笑容。

灌蟋蟀

陳幸蕙

小時候，最愛和爸爸去灌蟋蟀。

夏天的午後，接近傍晚，爸爸說：「要不要去灌蟋蟀？」「好哇！」我們全部跳起來，全部贊成。於是大家分頭去準備工具，工具很簡單，一把鏟子，一個水桶，幾個罐頭的空罐子就是了；當然，還要一個有蓋子的罐子，是用來裝蟋蟀的。

我們常去的地方是學校操場邊的大樹下，或是自來水廠的木麻黃樹下。學校的蟋蟀少，蚊子少；水廠的蟋蟀多，蚊子也多，通常是爸爸走，我們就跟，小孩沒意見，有得玩就好了。

爸爸都是負責提水，我們先去找蟋蟀的家，蟋蟀的家上面會有一堆鬆軟的土，把土撥開，會有個洞；爸爸把水提來以後，我們就拿罐子裝水，輪流把水灌進洞裡去。我們灌水的時候，是非常小心的，要對準蟋蟀的家，免得浪費水，而且不能講話，因為一講話，蟋蟀聽到，可能就不出來了。

通常，蟋蟀到了家門口，會停頓一下，這時候，我們會緊張的盯著牠看，深怕牠不出來，弟弟年紀小，沉不住氣，常會拿鏟子給爸爸，爸爸輕輕一挖，蟋蟀就出來了，不論蟋蟀的大小，我們都會高興好久。

有時候，從這個洞灌水，蟋蟀卻從另外一個洞跑出來，很有趣。大一點的蟋蟀有翅膀，還會飛呢！媽媽小時候住鄉下，她說，下大雨後，常有鄉人到田裡去抓蟋蟀，抓很多很多，可以炒蒜頭吃，也可以油炸下酒吃。

我們灌來的蟋蟀都養在床底下，牠們常常逃得無影無蹤，弟弟為此哭泣，爸爸就說沒關係，再灌就會有。長大以後，我們知道那種土黃色的蟋蟀叫作「台灣大蟋蟀」，另外，有一種蟋蟀是黑色的，會叫又會打架，那要到草叢裡去抓，不是用水灌的。一般人養蟋蟀，都養黑蟋蟀；但是吃蟋蟀，都吃黃蟋蟀。

到田裡去

鍾理和

我喜歡騎著腳踏車去兜風，郊外的空氣好，風吹過來，帶來一種清新的泥土味。尤其是夏天的傍晚，太陽的威力漸漸減弱，行道樹上的蟬鳴不止，倦鳥歸巢了，電線杆和電線杆之間，停滿了一排又一排吱吱喳喳的麻雀，讓人忘記了電線的存在。田野裡的農夫也準備收工了，這時候，可以聽到牠們遠遠的高興的喊話聲，在廣大的空間裡，傳送著一種回家的快樂氣氛，是一種無限好的感覺。

我喜歡到四舅舅的田裡去，像蒙面女俠的四舅媽，只露出兩隻眼睛，她會解下遮臉的布巾，對著我笑，有時候叫我順便帶一些青菜或什麼瓜的回家去。我喜歡太陽快要下山時，天和地很接近，中間連著一個大紅球的感覺，晚風輕輕的吹在臉上，那一天有再快樂的事，都會吹散得無影無蹤，不然，也會在小石子路上，通通被震光光。

有一次，阿姨載我回家，路過瓜田，四舅媽給了一個剛採收的西瓜。我好興奮，抱著西瓜，就和阿姨說說唱唱，不料西瓜沒抱穩，一滾下來，就摔破了，破成好幾塊。阿姨把腳踏車停下來，撿起沒有沾到沙土的西瓜，我們就蹲在路邊啃起來。我回到家以後，吃不下飯了，也不敢說西瓜摔破的事，就早早去睡覺了。

四舅舅常常種番茄，番茄田裡的架子架得有一個成人高，我和表妹阿惠在裡頭鑽來鑽去，玩捉迷藏。番茄屁股有一點紅，就要採收了，但是總會有幾個「漏網之魚」，我兩手捧著，用力咬一口，真是香甜可口極了！

有一次，阿惠邀我去花生田，她說要看看花生熟了沒有，我卻被田裡的許多綠色的小蟬所吸引，那些綠油油的小蟬，輕輕的飛來飛去，雖然很小，卻叫得很用力。我抓來一隻，用兩個指頭捏著，看個仔細，牠跟樹上的熊蟬長得一個模樣，奇怪，為什麼那麼可愛？我放了一隻，再抓一隻，又放一隻，玩了好久。